



他经常说,人品即画品 他总在想,中国画画什么,怎么画 童中焘:刚柔并济

人物名片

童中焘,字孟焘,1939年生,浙江鄞县(今宁波市鄞州区)人。1962年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(今中国美术学院)中国画系并留校任教,曾为陆俨少先生助教,后任中国画系主任。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、李可染基金会艺委会委员、中国美术学院教授,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。

本报记者 刘玉涵

我们常说画如其人,可能“话”也如其人。

童中焘是浙江鄞县人,说话有很浓郁的宁波口音。宁波话,石骨铁硬。

童中焘是出了名的刚正,最忌凌空蹈虚,一心只想如何把画画得更好。他常说“人品即画品”,他的画也刚正。书法家章祖安用八个字评价:骨气清刚,风神秀发。

也因此,84岁的他向来低调,谢绝应酬,鲜少举办展览或参与展览等活动,而他的理论思想和探索实践,仍然活跃在国画界。

今年3月的“宋韵今辉”艺术特展中,“典垂百代——两宋书画传习展”展示了历届国美人对于两宋书画的临习。童中焘的两幅临摹作品《临范宽<溪山行旅图>》和《临巨然<层岩丛树图>》展示在展厅正中,作为中国山水画传统绵延赓续的重要一环。4月,“五岳归来——杭州·中国画双年展”接续开展,受邀参展的艺术家都是当今画坛的中流砥柱,其中何加林、张捷等就是童中焘的学生。

近两年,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相继出版了童中焘的理论著作《映道——中国画笔墨的实践与思考》《笔墨之道》《中国画与中国文化》,他通过理论的研究和不断的思考所得,与国画界的同道们

对话。

1957年入学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(后改名浙江美术学院,今中国美术学院)后,童中焘师从潘天寿、陆维钊、顾坤伯等。除了授课老师之外,他还喜欢黄宾虹、李可染、傅抱石、钱松喦、贺天健等山水画家,他们也是他的老师——未曾谋面,在画作中见面。

他说,画画,主要是画自己的性情。

陆俨少评价童中焘:“童中焘的山水画,笔笔见笔,墨泽光华,浑然无痕,此难画之意,是吾后学中最有希望之人也。”

笔笔见笔,骨气体现在用笔上。

取法乎上而与时俱进,童中焘注重思考,在坚守传统的同时不断追求中国画在当代发展的新意。他多年潜心于中国画的传承与创新,并从理论与实践的高度回答了中国画画什么、如何画的问题,于2010年出版了学术著作《中国画画什么?》。

“入于传统,不被传统所束缚。”这是美术史论家王伯敏对他的评价。

评论家寒碧曾与童中焘去建德江畔,在胥口古渡畅聊。在交谈中,寒碧反复问他的笔墨自得,但他不理睬,转而大谈黄子久,又谈黄宾虹。寒碧又问他,对自己的哪些作品最满意?他却回答,潘天寿某画某字特别好。每次谈

话绝无例外,保证做到答非所问。

“他是警惕抬高自己。”寒碧说。

寒碧从这位“老派知识人”身上看到一种纯粹,在他看来这是中国家的士学传统,由潘天寿等老先生传承下来,传到童中焘,依然未曾改变。

“你在他身上看不到一点儿江湖气,就是真挚、孤介、自尊,甚至显得‘不近人情’,这里所谓‘不近人情’,易言就是‘与俗相远’,物议云云‘很倔很傲’,反而证明污世自洁。”

童中焘也有“柔”的一面。

我去拜访童老师时,浓重的宁波口音让我这个新杭州人听得直发懵,只得奋力辨别音节跟上思路。他很快察觉了我的困窘,找来笔纸,把谈到的重点手书给我这个比他小了整整一甲子的后生。

采访得以在口述与笔谈中进行,我也仿佛窥见了一代代老先生们笔墨传习的场景。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系的山水画教学体系的建构,就是在这一代代教育家的文脉传承中得以完善和发展。

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与书法艺术学院院长张捷说,从潘天寿先生倡导分科教学开始,经过顾坤伯、陆俨少和童先生等一代代名师的共同推进,将临摹、写生、创作三门核心课程进行有效的联系,使研习者在范式与接纳、天地与本我、精神与品格的磨练中得以举一反三地学习和体认,从而构成中国山水画笔墨境界、人文境界、生命境界循序渐进的重要途径。

在童中焘担任中国画系主任期间,他对传统学科和课程体系建设进行了全面规划和修正。尤其是山水画教学,他要求学生古代经典山水名作进行理解、品读和临习,在这一过程中学会对应自然、体察万物,从而更好地传承与发展这一传统文化。“以元人之笔墨,运宋人之丘壑。”继承传统,回归纯正的源头活水,才可以更好地拓开新篇。

如今,童中焘不宜久坐,平时会在小区周围散步,或去附近画院画画,路上遇到年轻的学生请教,就停下来,为他们讲讲笔墨。

他说,从事中国画的人一定要有理想,至于能不能达到,是另外的问题。如果没有达到,可能是我们的能力不够,或者功夫未到。但是,做人一定要有理想,要向善。没有追求,生活就没有意思。追求的东西不一定能达到,但是生活的意义就在于追求,这是关键所在。



深山夕照藏秋雨